

津子围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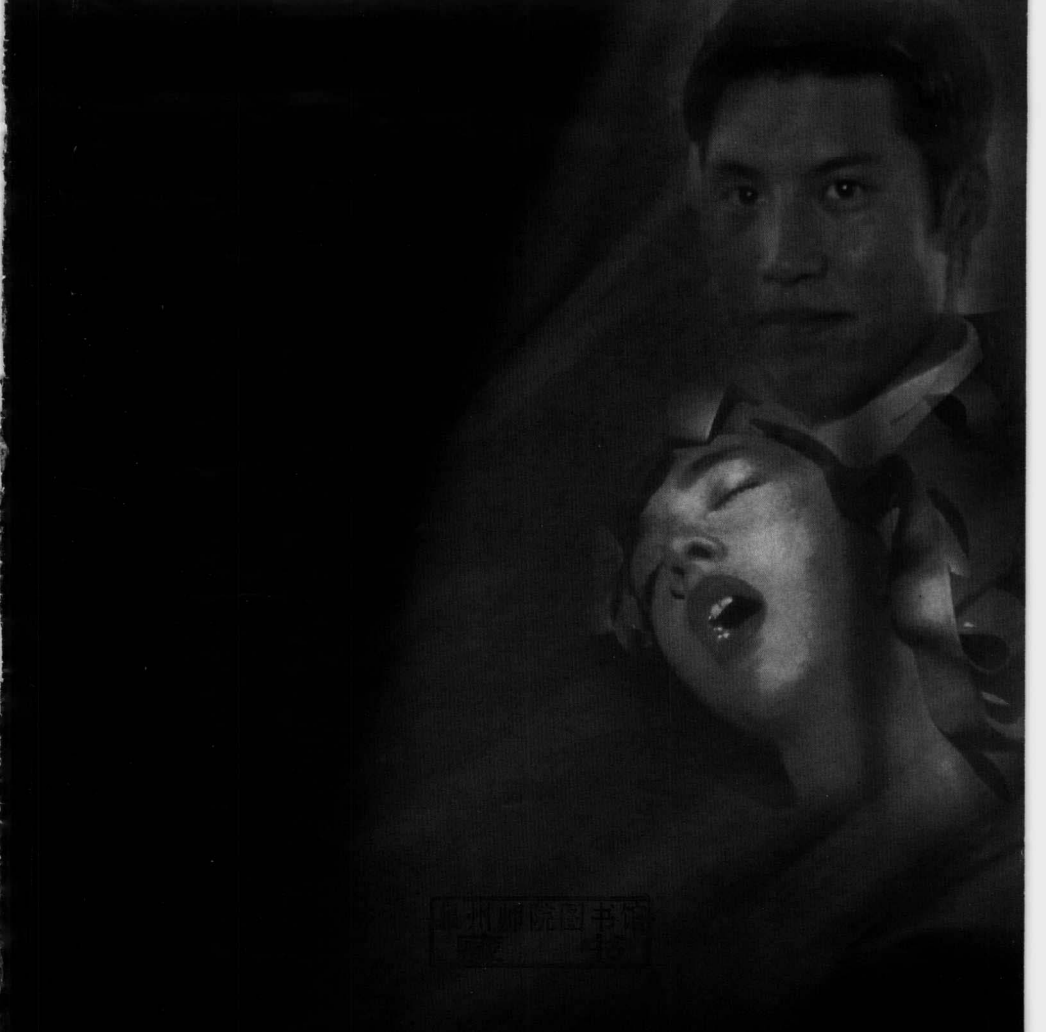


死 亡

SI WANG
ZHONG MING

证 明

群众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藏书

津子围 著 **死亡证明**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亡证明/津子围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2003.4
ISBN 7-5014-2906-5

I. 死… II. 津…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4420 号

死亡证明

著 者:津子围
责任编辑:张 旌
封面设计:郝大勇
责任印制:连 生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100078
网 址:www.qzCBS.com
信 箱:qzs@qzCBS.com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160 千字
印 张:8.5
版 次: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5014-2906-5/1·1231
印 数:0001—8000 册
定 价:14.00 元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人性拯救与法律尊严的深层思索
现代男女激情而浪漫的情感故事
新都市生活中非常真实的悲喜剧

内容提要

一份非正常的死亡证明将 120 急救中心的医生罗序刚，有着英模光环的 110 警察方广辉，为人师表的老师程丽英，无冕之王的女记者万卉卉等人卷进了一桩桩深不见底的黑色旋涡，他们的灵魂在金钱、法律、爱情与道德良知的矛盾中备受煎熬，这群青年人如何直面人生的非常考验？

这是青年实力派作家津子围继《平民侦探》后的又一部力作。作品在交织的现实矛盾中深刻关注了当今社会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力与职业道德底线的问题。

第1章

这个城市里的雨天是寂寞的。

在罗序刚的情感世界里，也有着很多很多的雨天。

走在方格的人行道上，罗序刚的眼睛里是枝叶浓密的法国梧桐、模糊在雨水中的过街天桥，色彩朴素、气味平淡。这个时候，孙素平的感觉也许是不同的。

上午10点，罗序刚接到孙素平的电话，孙素平说：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等到现在……你为什么一定要我打给你？

罗序刚当时有些愣，他说我没有让你打电话啊。

死亡证明

罗素平说：“这话可是你说的！”说完，就噔地把电话放下了。

罗序刚一时没醒过神来，他连忙把电话给孙素平挂过去。

“你看你，”罗序刚说，“怎么说火就火啦？把我都搞糊涂了。”

罗素平语气生硬，慢慢地问：“你现在在哪儿？”

“在医院……怎么啦？”

“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说完又把电话放下了。罗序刚气得一抖，又拨了孙素平的手机号码。号码拨完时，他停住了。

罗序刚仔细回忆着，他突然想起，星期三的晚上，他给在医院值班的孙素平打过电话，那天他一个人觉得很空虚、很无聊，就喝了不少酒，由于酒的作用，他想起了很多事，同时，也想起了孙素平，尽管这段时间以来，他觉得他和孙素平之间有了问题，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了。而关键是，他不想主动，如果不是发生了那么多的事，他也许会主动一些，而现在，他不肯放下架子（也许他认为是自尊），他不能主动找孙素平，人家懒得理你，你何必死乞白赖的？可是，喝了酒以后就不一样了。罗序刚对孙素平说，我现在的心情很不好，我特别想见你。真的想见你。

孙素平在电话的另一端犹豫了一阵子。最后，孙素平说：那，礼拜五晚上吧！

第一章

现在罗序刚回忆起来了。麻烦在于，过了那个晚上之后，罗序刚的酒也醒了，他把给孙素平打电话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按急救中心的规定，罗序刚值班一天一夜，休息两天。也就是说，周三周四休息，而周五值班。如果罗序刚真的有心见孙素平，他不会忽略值班这样的问题的。当然，罗序刚打电话时的心情是真实的，他或许在内心里真的想见孙素平，只是，过了那个喝酒的夜晚，他内心深处的想法又隐藏了起来。

这样看来，孙素平把罗序刚的电话当成一件严肃的事情了。她大概在星期五的早晨就等罗序刚的电话，而罗序刚一直也没给她电话。等电话是需要耐心的，等到了10点，孙素平大概忍不住了，所以，她给罗序刚打了电话，并且口气中流露出不满。尤其当她知道罗序刚已经把约会的事忘记了，当然不满意，以她的性格，放下电话也是正常的。后来，罗序刚把电话打回去，这本是罗序刚一个解释的机会，可当她知道，罗序刚星期五值班，约会的事本来就是虚构的时，她更加不满，甚至可以说是失望了。这样说来，孙素平恼火也是可以理解的。

罗序刚前前后后想了一遍，觉得在这件事上，自己是有过错的。唯一的办法是想主意弥补。于是，罗序刚就给同事老杜挂了一个电话，他对老杜说，老杜啊，真是不好意思，有事要求你。

老杜好像睡觉没睡醒，他迷迷糊糊地问：啥事儿？

罗序刚说是这样，孙素平……我以前和你说过的，我

死亡证明

的对象。前天我邀请她今晚一起吃饭，结果，我把值班的事忘了。

老杜说我明白了，你是要我替你值班。

“真不好意思。”

老杜说不瞒你说，我今天晚上也约了朋友，我以前跟你提过，新泡的一个女老板……不过，还是老弟的事重要。毕竟你那是真格的，我的是旁门左道。

罗序刚说老杜真够意思，哪天我请你。

老杜说好啊，我中午吃饭前赶过去，下午你就陪对象玩吧。

罗序刚把值班的事交待给了老杜，他就给孙素平打了电话。孙素平关机。打给医院，医院里的人喊了几声孙素平，然后说：刚才还在，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

这时，罗序刚看到街上走过一个熟悉的身影，那身影显得十分单薄，她没带伞，急匆匆地走着。罗序刚想起，是程丽英，那个难缠的患者家属程建平的妹妹。半年前，程建平因老婆手术后成了植物人，长期纠缠并大闹医院，被送进了监狱。而程丽英也从未放弃上访。罗序刚所以对他们印象深刻，是因为他也受了程氏兄妹事件的连累。不然，他不会这么晦气的。

下午，罗序刚和老杜吃完中午饭，他就去了医学院附属医院。罗序刚知道这个时间孙素平是出不来了，他去医院也没用，他所以到医院找孙素平，主要是想表明一个积

极的姿态。当然，所谓的来医院，并不是去内二科找孙素平，他甚至不能进附属医院的大门。半年前，他还在这个全市最有名的医院里工作，后来被发配到了急救中心，如果是从这个医院里提拔起来的，也许情况就不一样了。

罗序刚来到医院门口一个鲜花店旁。医院门口那条街上，有两种生意是兴隆的。一是卖鲜花和副食品的，另一个是卖寿衣什么的。罗序刚就在鲜花店的门口给孙素平打了电话。

罗序刚说素平啊，我在你楼下。

“你，有什么事吗？”孙素平并没有表现出罗序刚所期待的热情。

“是这样，我已经找别人替我值班了。”

“那又怎么样？”

“还用问，我们不是说好今天见面吗？”

“你是说了，可我答应了吗？”

“你没答……”罗序刚卡住了。

“还有别的事吗？”孙素平冷冰冰地问。

“没有了……”罗序刚慢慢把电话放下了。

此时，罗序刚的心里也开始下雨。一种沉闷、压抑甚至委屈的感觉蜂拥而来。就这件事来说，一开始错是在他这边，他既然邀请了孙素平，就不该不放在心上，问题是，他已经采取了补救的措施，一向不喜欢求人的他求了老杜，中午还请老杜吃了饭。在他看来，他已经在努力了，他这样去努力，孙素平总该给他点儿面子，况且，自

死亡证明

己又没了不起的大错，即便有大错误，也该给人机会的。

罗序刚瞅了瞅孙素平所在的六楼，自言自语道：好，孙素平你了不起，等我罗序刚再搭理你，就算我没骨气！

那天下午，罗序刚无所事事地在街上溜达，打了两个小时的保龄球，在外文商店翻了两个小时的杂志。一混就混到天晚。下午5点，罗序刚实在感到无聊了，又回到急救中心的分站。

老杜见罗序刚回来，他显得很吃惊。

“你怎么搞的？头发和衣服都湿了……你不是去约会了吗？”

“取消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

“不为什么，为什么取消？”

“孙素平有急事。”

“你这老兄（老杜比罗序刚大多了，他的口头语是‘老兄’，管谁都叫老兄），你也不早来个信儿，把我的好事耽误了……刚才，她还来电话埋怨我呢。”

罗序刚沉默着，懒得说话。

老杜把手里的一本杂志挡在嘴上，眯缝着眼睛说：“我知道了，一定让人家给甩了……”

罗序刚说：算了，我懒得说这些，你去找你的情人去吧。

老杜说：不管怎么说，我也替你值了半天班，你应该

领情的。

罗序刚说我领情。

老杜起来换衣服，换了衣服就走了。老杜走了之后，罗序刚才觉得身子有些发软，转身躺在了床上。

这时，老杜又回来了。他大概已经下了楼，又重新返了回来。

老杜笑眯眯地望着罗序刚。说：帮个忙？

罗序刚欠了欠身：“什么？”

“借你的房子用一用。”

罗序刚明白了，他拿出了钥匙：“注意点儿影响，我们那个楼的老头老太太可有精神头儿了。”

老杜在求人的时候态度一向很好：那还用说，哪次不注意。

“还有……走的时候，把屋子收拾收拾！”

老杜不停地点头：放心吧，我会注意的。说的时候，左眼还眨了眨。

这次，老杜真的走了。

罗序刚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事情集中不起来精力，想睡又睡不着。虽然，调到急救中心初期的悲观心境已经有所改变，心情的图表曲线由低谷慢慢地回升了，可无论怎样回升，总不如在医大附属医院的时候，在那里有一种身份感，前途的纵深度大，有干劲有激情。工作在身边的医生基本都是硕士以上学历，学术氛围浓厚，大家向

死亡证明

上发展的意识也强。在急救中心就不同了，每天重复简单的“劳动”。罗序刚把它理解为简单的劳动，在他看来，急救中心的医生，不需要很深的理论和经验，接到调度，拎着急救箱接病人，在事发现场或路上紧急处置。就近或者送到相关的医院就成了。继续治疗是医院的事情。所以，罗序刚这样看，他这样的专业突出的医生是不适合做急救医生的，而像老杜那样，样样通而样样不精，半个科班出身的医生就足够用了。可能这是罗序刚的偏见，不过，在特殊的心境下有偏见也是没办法的。

说起来，罗序刚算不上那种一看就正义凛然、道德感很强的人，他甚至多少有些低调，低调地工作和生活，也低调地与人相处。他对病人既无热情也不麻木，总是保持着一种近乎冷静的常态。

罗序刚到了急救中心以后，他开始心灰意懒，也摇摇晃晃地随上了老杜他们的大溜。对工作毫无热情，值班的时候喝酒，把轻微病人送到有“回扣”的小医院。回扣不多，每次90元，护士、司机和他三个人就地分掉，每人30元。以前，罗序刚从不把这点小钱放在心上的，现在，他置身在另一种环境当中，必须适应那个环境里的生活。有的时候罗序刚想，难道自己就这样水下去了吗？可身处这样的位置，你想大医院里的学科建设，是没有意义的。

罗序刚正在胡思乱想着，电话响了起来，是120总调度室。

调度通知罗序刚他们小组，立即赶到“亿城都市”小

区，该小区 15 号楼 3 单元 4-1 号住户左青青煤气中毒。

罗序刚从床上爬了起来，他喊了司机小宋和护士小姚，一同下了楼。

六分种后，救护车驶进了“亿城都市”的大门，患者左青青的男朋友正焦急地等待着。左青青的男朋友身材高大，留着寸头，说话声短促而有力。在他的指引下，罗序刚和小姚上了楼。

四楼 1 号的房门敞开着，有明显的、刺鼻子的煤气味儿。客厅里，一个年轻的姑娘平躺在沙发上。罗序刚连忙走了过去，他知道，这个休克状态中的姑娘就是左青青了。左青青穿着一件纱质的、看来很昂贵的睡衣，她的脸色难看，这样的脸色配那么飘逸的睡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聊斋”里的女鬼。按说，医生的职业已经让罗序刚变得十分理性，他甚至在路上看人时，常常想到一个体系复杂而完善的物质。可有的时候，他还是从“物质”的人中发现一些跟精神有关的东西。两个月前，他们去一个老旧的别墅里急救，在那个别墅的一间房子里，一对年轻人殉情自杀。场面可以使用“惊心动魄”这样的词汇。男的穿黑色的西式礼服，女的穿雪白的婚纱。他们躺在白色的床单上，割断了动脉，鲜血染红了他们身下的床单，成为一个庄重的、震撼的背景。在后来的许多天里，罗序刚的脑子里总摆脱不了他们的影子，感慨、唏嘘了很久。

罗序刚对左青青进行了简单的检查之后，立即在急诊处方上写：“20% 甘露醇急速滴进”。小姚在罗序刚下处方

死亡证明

的同时已经在做准备。接触煤气中毒的情况多了，也都有了经验。煤气中毒的病人一般颅内水肿，首要的就是脱水。

小姚给左青青加了氧气袋，挂上了吊瓶。这工夫，罗序刚看到了墙上的照片，那是一张比真人还大的艺术照，照片中的女孩子（一定是左青青）美得惊人，尤其是一双纯净的眼睛，似乎要滴出水来。罗序刚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凭借他以往的经验，这个女孩子生还的希望不是太大。

根据左青青男朋友（他告诉了罗序刚名字，罗序刚没记住）讲的情况，左青青是个意志薄弱的人，经常有轻生的念头，这几天心情一直不好。中午他给左青青挂电话，左青青不接电话，他不放心就到家里找她，敲门不开，他就用钥匙打开房门，打开门，煤气味呛人。左青青男朋友就把地毯上的左青青抱到了沙发上，挂了120，还给她掐人中什么的，她还是没醒过来。

这时，一个衣着华丽的女人风风火火地进来了，她的嗓门很大，不停地问罗序刚我妹妹怎么样了。罗序刚打量她一番，问她是誰。女人说，没听我叫妹妹吗？

“那你是姐姐了……你叫什么？”

“我……我是她表姐。”

罗序刚似乎对这个“表姐”的印象不太好，他说：“别光说话，动手帮着抬人。”

其实，罗序刚赶到的时候，左青青已经死了，他们不

过是抬着左青青的尸体上了救护车。

按常规，这次急救基本结束了。对于外面的人——这个城市中的很多人来说，对救护车、警车和消防车是不陌生的。也许经常看到救护车上闪烁的警灯，听到难听的声音，可急救工作对他们来说还是神秘的、还是一个未知的领域。罗序刚就不同，他们每天都在重复着相类似的工作，每一个班（24小时）下来，出诊十趟八趟是很正常的。而像左青青这样的急救是常有的，一点儿都不新奇，惟一不同的是，煤气中毒的人大多是老年人，或者身体活动不方便的人，像左青青这样漂亮的，他还是第一次遇到。甚至可以这样说，不仅在急救对象的范围内，在他所认识的人之中，也很少有这样漂亮的。

人死了，急救的任务也随之消亡了。常规里，作为医生的罗序刚要给死者家属开“死亡证明书”，通知他们到派出所盖章，而尸体直接拉到医院的“太平间”。常规情况下，只要家属没有疑义，这个过程很快就完成了。

今天不同，罗序刚没有立即开“死亡证明书”。

司机小宋回头问罗序刚，是不是直接送医院的太平间。罗序刚慢慢地说，我还要想一想。罗序刚这样说，左青青的男朋友当然不愿意听，他问罗序刚想什么？你还能把青青救过来吗？左青青的表姐也说：如果能把青青救过来，你们还站这儿干什么？还不快把她送到医院。

事实上左青青已经死了，这谁都明白。

罗序刚皱了皱眉头，他突然觉得左青青的男朋友和她

死亡证明

表姐的表情、说话的语气与左青青的死不太协调。也许，罗序刚最初的犹豫只是对这两个人的印象不好，并没有联想到别的，而在他犹豫时，面前的两个人却显得十分焦急。这样反而引起了罗序刚的警觉。这里会不会有别的因素呢？比如左青青不是不小心中毒了，也不是自杀，而是一场谋杀呢？按说，罗序刚只是急救医生，他不是警察，他只负责“病情”而不是“案情”，从左青青表现的症状上看，她确实是死于煤气中毒，至于是煤气直接导致的死亡还是搀杂了别的因素，如果不解剖尸体，他也是无法判断。左青青的死即使搀杂了其他因素也无法从症状上诊断出来，就是说，罗序刚开具死亡证明书也是正常的。

左青青的亲属在哪儿？罗序刚问。

自称表姐的人说：我不是吗？

罗序刚问：我问的直系亲属。

那个表姐和左青青男朋友目光对视一下，男的说：我和青青家都是外地的。她父母在江苏……怪了？这有什么关系？

那个表姐说：你是医生，你只证明她是不是死亡，通知家属和处理后事不用你操心。很显然，左青青的男朋友和表姐都知道这种情况的处理方式，他们相互间还有一种隐藏的默契，这就更引起了罗序刚的注意。

罗序刚想了想，他决定试探一下他们，他说我不能给你们开证明，还是请尸检中心看一看吧。尸检中心隶属于公安局，只有对死因有了疑问时，才找尸检中心的。罗序